闲暇时光

每段人生都有一首歌

□ 瑞秋

我对流行歌曲的喜爱，是淡淡的，轻盈的。入了耳的歌，被不经意地存放在某个角落，别人唱响时，我和着熟悉的旋律，自我沉浸时，荡漾在它们的世界里。

歌是音乐的短文或诗篇，有的叙事抒情，娓娓道来一段故事，有的寓情于意，展开后如诗如画。

李宗盛写的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，讲了一个在错的时间遇见爱的故事。“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，漂洋过海来看你，为了这次相聚，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。”这首歌被女歌手演绎得别有韵味，千转百回，荡气回肠，让人久久意难平。

李叔同的《送别》，是一首诗，一幅画，一抹夕阳，一腔离愁。2019年年中，母校为我们复校后第一届学生筹办四十周年庆典，我的大学生活回忆小文，写到毕业离别情时，涂涂改改几次三番，意犹未尽，脑海里突然浮现出那首歌：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一壶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。”应景应情，爱不释手，引用了几句，小文像被润了色，受到了额外的关注。七月完稿，九月中旬吴贻弓导演去世，为了追忆，三十多年前的电影《城南旧事》和插曲《送别》再播，重拾了大众的记忆。有同学赞我说，引经据典有前瞻性，我暗自为巧合庆幸。

好歌或让人沦陷，“初听不识曲中意，再听已是曲中人”，或让人共情，“痛苦着他人的痛苦，快乐着他人的快乐”。

刚刚过去的六月，台湾歌手周传雄的两场演唱会，场面火爆。引爆点是《黄昏》，一首失恋伤感的歌，“过完整个夏天，忧伤并没有好一些，开车行驶在公路无际无边，有离开自己的感觉”。他用忧郁的气质和嗓音，唱出了痛的领悟，触碰了正在经历，或过来人的痛点，不引起共鸣都难。“80后”说，这首歌是他们成长中的记忆。“50后”的我说，我听着这首歌，从中年步入了老年。和《黄昏》差不多年代的《后来》，是刘若英唱出来的痛。歌中少女，遇见了爱，不懂爱，错过了，回不去了。“后来，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消失在人海”。当年我冲着这首歌，去现场听了刘若英的演唱会，见她哭得稀里哗啦，台下的女生也被带了节奏，哼着唱着哽咽着，让我想起那句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的古诗，理解了不能释怀的耿耿于怀。

每一段人生都有一首歌。我喜欢听年轻人的歌，歌中弥漫着时代的气息，跳动着年轻的字符，再现了我们的曾经。“90后”毛不易唱歌，少了他这个年纪的张扬，多了安静和沉重，让人听时既亲切，又心疼他的少年老成。《像我这样的人》是首略带伤感的歌，有初涉江湖的迷茫，浮浮沉沉中的反思，小小鸟想要飞，却飞不高的低沉。我因此想到了一首很治愈的歌，是周杰伦唱的《稻香》，或许能给人补充能量，带着希望继续奔跑。本想把歌词浓缩成三言两语，却又做不到忍痛割爱。“对这个世界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，跌倒了就不敢继续往前走……请你打开电视看看，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，我们是不是该知足？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……追不到的梦想，换个梦不就得了，为自己的人生鲜艳上色，先把爱涂上喜欢的颜色，笑一个吧，功成名就不是目的，让自己快乐快乐，这才叫意义。”

回到我的当下，退休后的生活，感觉有种从高原走入平原的舒心。好几次清晨睁开眼睛，习惯性从床上跳起，清醒后笑着对自己说，悠着点，不必赶。实现了时间和意志自由后，可以从容地读一本书，练一首钢琴曲，来一场想走就走的旅行。有了松弛感，心宽了，遇到烦心事，诸如善意被误解，东西弄丢，友谊翻船，小情绪很快被好心态覆盖。如果找一首契合当下心境的歌，希望是那首《明天会更好》，用我的真情谱写音符，倾诉对明天的祝福。

仿四王笔意

（中国画） 郭小朝 作

夜游龙登台

□ 金洪远

每年避暑时节到安吉龙登台，就像滑入了清澈的大海。极目望去，重峦叠嶂。最让人心动的是苍翠欲滴、一览无垠的大竹海，清凉世界里空气中都弥漫着竹子的清香，让人心旷神怡，惬意至极。

夜色里的龙登台清幽静谧，迎着晚风俯瞰，但见群山连绵中的万顷竹海，碧波连天，千米山脚下竹影婆娑，那一片片美丽乡村，如同一粒粒绿色海水里的珍珠和贝壳闪闪烁烁，镶嵌在安吉这片绿水青山之下。有几个游客在窃窃私语，这夜色里的龙登台才叫诗情和画意哩。心里不由得赞一声，你们都是识货的朋友！

龙登台的茶亭有茶水供应，摊主笑告是采自山中的野茶，粗瓷大碗里有一片片茶叶在水里翩翩起舞，汤色碧绿清澈，清香扑鼻而来，禁不住曰一声：好茶！此刻龙登台的花草树木似乎都在夜色里酣睡了，只有小溪不知疲倦地在山涧拨着琴弦在浅吟低唱。头顶弯弯的月亮，像一只小船在天空中划着桨缓缓滑行，也在粗瓷大碗茶汤里闪着洁白的月光。

夜色浓了，像块黝黑的幕布将龙登台笼罩。我知道，此刻沪上的大街小巷，夜的空气弥漫着腾腾热浪，不少居家门户紧闭在空调里度过炽热的炎夏。夜更浓了，寒意袭来，我将携带的两用衫披上，禁不住吟起：龙登台夜色凉如水。

和几个居住在山水农庄的游客结伴打道回府。走在下山逶迤的竹径小道上，我发现，那竹叶滴落的露珠在女士的发梢上，似一颗颗小星星一闪一闪，有着翠翠竹叶的清香。

我当了一回『旅客代表』

□ 祁秀田

一个人的一生中，会经历许多事。随着岁月流逝，大多数事情会渐渐淡忘，但有些事怎么也忘不掉。我当“旅客代表”一事，始终印刻在我的脑海中。

1964年，我当时在北京海军某部工作。6月15日，我去山西大同海军某部办事。

当晚九点多，我按时登上列车12号车厢。列车一开动，列车员就大声对旅客们说，为了保证各位旅客的出行安全，并收集大家对本次列车的服务意见，列车长要求每个车厢推选一名“旅客代表”，大家有自荐的吗？听列车员说完，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没举手。这时，列车员环视一下车厢，看到我身着军装，年轻精神，就指着我对大家说，我们推举这位解放军同志当“旅客代表”好不好？还没等列车员说完，车厢里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，大家一致通过。我虽然缺乏思想准备，但见状马上站起来，向全车厢旅客敬了个军礼。列车员随即把“旅客代表”的袖章佩戴到我的胳膊上。我正式成为12号车厢的“旅客代表”。

车到康庄站，上来不少旅客，因为没有座位，全都站在过道上。我举起手臂对大家说，现在我们车厢人多座位少，不少旅客站着，又是夜间行车，我建议坐着的同志挤一挤，让站着的同志搭一下边。当时正值全国学雷锋的高潮时期，人人学雷锋，处处见行动。大家听我这么一说，都主动挤了一下，两个人的座位坐了三个人，三个人的座位坐了四个人，让站着的旅客都能坐下休息。

车到怀来站，上来一位老大娘，带着一位小女孩，身上背着一个大包裹，上车后站在离我不远处，对旁边旅客说要去大同看她儿子。我见状马上拉她到我的座位上，请她坐下，好说歹说，老大娘才抱着孙女坐到我的座位上。说实话，这一夜我还真没怎么坐，一会儿征求旅客意见，一会儿帮列车员打扫卫生，一会儿给旅客倒茶送水，一会儿巡视车厢，也没觉得累。

不知不觉，大同站到了。下车前，我把“旅客代表”的袖章交还列车员，向大家敬了个军礼，道声“再见”。顿时，车厢里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，“向解放军学习！”的口号声此起彼伏。当我按时赶到目的地，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后，才觉得有些睡意。但回想起旅客们高呼的场景，心里无比高兴。

又见织布机

□ 丁翔

青浦区练塘镇的东泖村，有一条宽大笔直的人工河，从东到西足有三里路之长。东边接着泖河，西边接通太浦河，河两边有几十户人家，枕水而居。村子最大的特色，是拥有木制织布机，统计一下竟然还有十五台之多，都保护得很好。

看着一台台古式的织布机和两头尖中间粗的梭子，我心潮澎湃。想起小时候，看到母亲和村上的几位农家女，在农闲时聚在一起，摆开场子，开始进行一场年复一年的俗称经布的“纱场之战”。

我母亲是这场经布之战的召集人。我们几个农家小孩都围着大人们拉开的场子，欢乐地转悠着。正在欢快奔跑时，只听母亲一声吼，不要乱跑，会把纱线和竹架弄翻的！

在织布前要做几件事。先用几百根有颜色的细线，拉成一个扁形的线床，再用一支竹拍板，在拉直的线床上，反复拍打，这样可以使线床更为坚固。只见母亲指挥着几位女同胞，你拉出蓝色的线，她拉着绿色的线，还有一个人用专门的小竹片在线床上不停地拍打，而这拍打的动作，像要打自家孩子一样，高高举起，轻轻落下。

当年农家的织布机，一个村上，以前称作生产队，总有五六台，在不同的农家里。哪家需要织布了，只要打个招呼，就可以把经好的纱抬到那家的织布机上。那时的农家，非常友善。如果晚上去织布，还提供照明灯具，有的还专门在客厅里挂上一盏嗞嗞作响的“打气的煤油灯”，光更明亮，织起布来更带劲。

那时，寂静的夜晚，在空旷的乡村里，传出“噼噼啪啪”的响声，一般都是农家女在织布，或许是为女儿出嫁的嫁妆而忙碌。

如今，生活进入了新时代，昔日为生活而来回穿梭的织布机，也失去了它的作用。一台小小的织布机，它彰显了当年农家女的聪明才智，今天，仍在传说着别样的农家风采，这也是我情迷东泖村织布文化的一大缘故。

● 国内邮发代号3-5/国外发行代号D694/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/广告经营许可证号：3100020050030/社址：上海市威海路755号/邮编：200041/总机：021-22899999转各部
● 本报印刷：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等，在国内外6个印点同时开印/上海灵石、上海龙吴、上海界龙/北京、香港、美国洛杉矶
● 本报在21个国家地区发行海外版/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西班牙、泰国、菲律宾、日本、法国、巴拿马、意大利、荷兰、新西兰、尼日利亚、印度尼西亚、英国、德国、希腊、葡萄牙、捷克、瑞典、奥地利等
24小时读者服务热线 962555
本报零售价 每份1.00元